



红人堂·珍妮

初夏时节的花与果： 杨梅熟了

对杨梅的迷恋，源自幼时的一篇课文，文中有一段话，给人印象极深，“没有熟透的杨梅又酸又甜，熟透了就甜津津的。……有一次杨梅吃得太多，发现牙齿又酸又软，连豆腐也咬不动了。我才知道杨梅虽然熟透了，酸味还是有的，因为它太甜，吃起来就不觉得酸了。”

这又酸又甜、令人垂涎的陌生水果，让我惦记了许久。直到年过而立，我们迁居甬城后，才第一次睹其真颜。

上周末，难得晴好，打开朋友圈，不得了，到处是杨梅的身影：摘杨梅啦，吃杨梅啦，泡杨梅酒啦，煮杨梅汁啦……以我的经验，应该还有人在做冰杨梅：专等杨梅落市后，再大快朵颐。

杨梅水分足，冻过之后，若当冰淇淋吃，咬起来沙沙的，倒也别有风味；若完全解冻之后再吃，湿漉漉软叽叽，风味尽失，就聊胜于无了。

我曾尝试过几次，新鲜劲过去后，几乎忘却冰箱里还冻着杨梅，可见诱惑力并不大。倒不如泡酒，盛夏时节，还可以取一两粒嚼了解暑。

说到泡杨梅酒，宁波人没有不熟悉的。我们定居甬城廿年，几乎年年都会泡杨梅酒。初来时没经验，等杨梅熟了再去附近超市买高度白酒，哪里还买得到？别说是品质好的高度白酒缺货，就是普通的高粱烧，也几乎售罄。

有一年没买到白酒，老公在家翻箱倒柜，硬是找到一瓶金门高粱酒，泡了一罐方才满意。

故乡的朋友来宁波出差或旅游，别的酒都不稀罕，只喜欢杨梅酒，大约是别处少见的缘故。杨梅酒色泽亮红，略带果香，看着比红酒更诱人，口感比白酒更绵。不怎么喝酒的人，也觉得好喝，难怪朋友们尝过后念念不忘。

杨梅不耐存，比起荔枝有过之无不及。除了泡酒，逢杨梅大年，我还会煮杨梅汁。

杨梅略清洗（依我看，不洗也没事），放锅里小火翻炒，等杨梅炒软，以锅铲按压，果汁压出来后，再大火煮开，用玻璃瓶装了，趁热拧紧盖子，形成真空密封，放冰箱冷藏，盛夏时节拿出来喝，真是生津解渴。

若嫌果汁太浓太甜，以适量纯净水、凉白开稀释均可。只是奇怪，纯杨梅汁基本感受不到酸味。稀释后，酸味反而明显了。这大约就像王鲁彦的文章里说的那样：太甜了，就感觉不到酸味了。



红人堂·柴隆

苕苕命

小辰光，我住在嘈杂热闹的老墙门里，童年没有阴霾，仿佛天天阳光灿烂，但年少的我曾听闻“苕苕命”的哀怨。

隔壁阿婆命运坎坷，老公早亡，儿子支边娶当地人落户当地，过年才匆匆回甬一趟，平日里阿婆形单影只。

有一年端午，邻舍们各自张罗团圆饭，白发苍苍的阿婆独自给房前的苕苕浇水，边浇水边轻叹：“阿拉就像苕苕叶片，长大就被人吃掉，屋里厢呀子孙供养，真真罪过……”缺少子女陪伴的阿婆，以“苕苕命”隐喻自己命苦。

苕苕，如今偶尔出现在菜市场角落头，大超市里难觅踪影。从前，在墙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，苕苕总会被勤劳的左邻右舍栽种，无需肥沃的土壤，不必费心劳神地侍弄，只要浇几回水，苕苕就会争先恐后、旺嘟嘟地生长起来。

宁波旧俚云：“芒种夏至天，走路要人牵。”说的是，随着芒种、夏至等节气的到来，昼长夜短，宁波的天气渐渐转热，人也精神萎靡，出现食欲不振、四肢困倦的“疰夏”症状。

闷热潮湿的梅雨季，住在老墙门里的小囡们总会被大人投喂几勺苕苕羹，据说吃下清热解暑的苕苕后，既能防“疰夏”，又可保暑天不生痱子，皮肤会像苕苕一样光滑。芒种前后上市的苕苕，宁波人多喜欢拿它做一碗羹，苕苕笋丝羹、苕苕螺蛳羹……

高僧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天竺物产，其中有一款“鞞阇菜”，季羨林先生将其考释为“苕苕”的梵文翻译。

今人张平真所著《中国的蔬菜》一书中，说苕苕源于欧洲南部，公元5世纪从阿拉伯传入中国，虽然在南朝已著录其名，但迟至元代《农桑辑要》才叙述其栽培方法。

苕苕叶片发达，通常人们只吃其嫩叶。据张平真考证，苕苕是波斯语中甜菜 gundar 的音译，由于它为甜菜属，其中文学名就叫叶用甜菜。

中国种植的苕苕以青梗为多，而苕苕按叶柄的颜色还有白梗、红梗，在欧美与大洋洲等地都是热门的健康蔬菜。

宁波人请客吃饭、谢年祭祖，桌上总少不了“七羹八浆”，苕苕在宁波的吃法大多是煮羹、转浆，清炒凉拌较为罕见，调制蔬菜沙拉又是西洋做法。



初夏时节，苕苕叶片肥硕，掺入笋丝，转一碗“苕苕笋丝浆”，孩童喝下后，有暑天不生痱子的功效。

春夏之交，时令蔬菜纷至沓来，拿刚上市的夜开花、蚕豆瓣转浆，都是极具时令特色的“七羹八浆”。苕苕转浆，有一股特殊的鲜甜，吃起来糯糯的，滑溜溜，倘若掺入少许切碎的雪里蕻咸齏，酸汪汪的更是锦上添花。

在宁波人精神原乡的老墙门内，任何一家的悲喜，似乎是大家的悲喜。邻居们看破不说破，待到客人散去，总会拎着自家裹的碱水粽、咸鸭蛋送给自喻“苕苕命”的阿婆。

宁波老话“远亲弗如近邻”，三丈红尘中的今生今世与饮食男女，放不下的，是这人间烟火与缘聚缘灭，是这“螺蛳壳里做出大道场”的温情。



扫描二维码
可阅读全文

推荐榜



幸福年

宁波与水：
10座名桥你走过几座？



大江走笔

毕业生，高考后
你最该做这三件事



俞广德

一生没留照片的父亲



龚国荣

宁波最大的赏荷地，
绝美



王国海

玛嘉沟：
秘境中的世外桃源

